

施巧计延误决策 革命党重获生机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所以能取得成功,廖克玉功不可没。她为处于困境中的起义者赢得了整整一个白昼。

10月8日,共进会领袖孙武在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机关起制炸弹,因失事爆炸,引来大批巡捕,致使起义之事泄露。瑞激从俄国巡捕手中,获得了许多革命党人的枪支、旗帜、名册等,立即出动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当时湖北的清军被端方调入川中镇压“护路运动”,武昌城内兵力空虚。营内大都是暗怀反清之志的新兵,瑞激虽有“乱党”名册在手,但慑于军队随时可能哗变,就暂时没敢向军营内开刀。

10月9日早晨,文学社领袖蒋翊武从岳阳赶到武昌。他原本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打算推迟日期。如今事发突然,起义计划外泄,不得不紧急应变,蒋翊武以起义军临时总司令的身份,签署了提前起义的命令。

总指挥部的邓玉麟受命前往起义主力——工程第八营和南湖炮队及其他营地,传达起义命令,以午夜炮响为号,全城起事响应。

然而没想到,当晚11点半,清兵突然闯进小朝街85号,坐镇指挥的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被捕。

清兵不知已捕获了起义的首脑,只当是一般的革命党人。尤其是蒋翊武,身穿枣红马褂,拖着长辫,土头土脑,活像个落魄的老酸儒。蒋翊武乘清兵不备,从被关的土院子里翻墙脱身。等清兵明白过来,“总司令”已猛虎归山。瑞激又气又急,连夜审讯并杀害了彭、刘二位志士。

时至午夜,却不闻起义炮响。原来武汉三镇早已戒严,军营、兵校更

卧底帅府的奇女子(下)

◆ 许佩兰



■ 1911年,汉口的革命军士兵

是一概禁止出入,新兵连上厕所都不允许。邓玉麟四处碰壁,空怀一纸命令而无法送达。

起义一方群龙无首,消息不明,无法举事。瑞激也因实力欠缺,只能紧闭城门,封锁营房,靠少数旧军镇守重地,坐等湘豫援军。武昌城内,敌我双方处于凶险莫测的僵持阶段。

总督衙门内,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立即集结旧军,按图索骥,赶赴军营,以局部优势各个击破,将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军中的反叛分子知道名册已落入当局手中,不造反也是死,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不如先当众焚毁名册,以安抚军心;等几天后援军一到,再开杀戒不迟。

瑞激无论采纳哪一种意见,实际上都能暂时稳住局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清王朝或许还能苟延些时日。偏偏瑞激是个优柔寡断之辈,一时下不了决心,便去请教廖夫人。这样一件关涉大清安危的大事,居然可以凭夫人片言决断。廖夫人身为革命党的“卧底”,自然懂得眼下局势之严峻,她为瑞激出了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主张。结果,10月10日整整一个白昼,手握重权的瑞激却什么动作也没有做,给了起义

军宝贵的时间。

临危局总督逃逸 清王朝丧钟撞响

10月10日晚7时许,工程第八营二排的士兵金兆龙等,在排长查夜时被发现抱枪而卧,因拒捕而首先开火。随即全营革命党闻警群起,先下手击毙了一些当官的和铁杆亲清士兵。驻第八营的起义总代表熊秉坤紧急应变,宣布起义,并率军攻打楚望台军火库。

各营地内早已焦灼不安的起义者,听见密集的枪声,知道起义发动,亦迅速举事响应,整个武昌城顿时淹没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

没过多久,各路起义军便集聚起来,攻打总督衙门。

惊惶不安的瑞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下属中,除了“楚豫号”兵轮管带(相当于后来的舰长)陈德龙主战瑞激撤上兵轮,遥控指挥,其余的都一致请求瑞激固守总督衙门,等待援军。其中有个叫张梅生的师爷,早在瑞激任九江道时就追随门下,是瑞激的心腹智囊。平时瑞激对张梅生十分倚重,事无巨细,皆以张师爷之言定夺。瑞激自己也承认:升官

靠泽公爷(载泽),做官靠张师爷。如今张梅生力主坚守,瑞激即使再胆怯,也只得硬着头皮死守。

其实张梅生并没估错局势。当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二十二个营。除五个营起义外,清廷能够指挥的还有十七个营,三倍于起义军的兵力。只要守住总督衙门,至少第二天就有援军抵达。进攻总督衙门的起义军,遇到了警卫部队猛烈的火力阻击。后者多是老兵,机关枪配备较多,射击精准,实战经验丰富,将起义军死死地挡在射程之外。

退回至右路进攻的义军,在王府口菜场同样被机关枪封锁,无法前进。左路攻到恤孤巷口,也遭伏兵截击,失利退回。其时天黑阴雨,义军炮队无法发挥威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状态。

历史再次面临着被改写的危险。起义军必须捣毁总督衙门,方能奠定胜局。但是瑞激不走,死守待援的主张不改,总督衙门一时决难攻下,起义便有夭折的危险。就在这关系到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廖克玉这位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女子,再次智勇过人地挺身而出,解开了起义军的火力无法解开的“僵结”。

廖夫人和母亲商议后,决定怂恿瑞激出走,以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让总督衙门尽早瓦解。廖夫人找到瑞激,先贬张师爷的计谋充满书呆子气,再捧陈德龙所言为进退两全之策,同时又在瑞激家人中间散布恐慌情绪,把瑞激弄得乱了方寸。

此时整个总督衙门内,能与张梅生匹敌的恐怕也只有这位廖夫人了。一个是瑞激赖以做官施政的张师爷,一个是天上“帮夫星”下凡的夫

人,瑞激夹在中间,要作出的几乎是生平最难的抉择。最后挨到了晚上10点,还是决定撤往“楚豫号”兵轮。

瑞激命人在总督府临江的后墙上挖了个洞,带着家眷和近侍开溜了。等到总督大人带着家眷上了兵轮后,瑞激龙立即下令开赴汉口。

总督大人一走,犹如屋去中梁,武昌城守军哪里还有半点斗志,军心顿时崩溃,战局立刻改观。不多时,总督衙门便被攻陷,清军兵败如山倒。次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清王朝统治的丧钟,终于撞响了。

瑞激带着家眷等辗转到了上海,躲进了哈同花园。此时的瑞激身为清朝头号罪人,上海道刘香生已几次奉命同租界交涉,要逮捕他人京治罪。好在瑞激昔日在上海道任内,曾将一大笔庚子赔款存在哈同那里,让哈同用这笔巨款赚过大钱,所以哈同夫妇替他人在租界里打点。没有多少日子,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13年6月15日,廖克玉这个为民国立下殊勋的奇女子,在章太炎的婚礼上见到了孙中山,受到了孙先生的热情赞扬。宋教仁在上海一品香旅社约见廖克玉时说:你为民国立了大功!你是民国的“西施”!宋教仁遇刺后,廖克玉便退隐江西老家,后迁居上海。

1980年,受谭其骧、周谷城两位教授推荐,廖克玉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其间撰写过多篇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

1984年,婆婆廖克玉病故于上海寓所,享年九十岁。遵照她生前遗言,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供教学所用。摘自《上海滩》杂志

上海童话

陈姿羽



21. 矛盾犹豫

世辉最近总是提心吊胆,借给爸爸高利贷的一伙人阴魂不散,时常到家里来恐吓讨债,而那边医院里,妈妈的放疗日期也快排到了,可是世辉手中空空如也,哪里有这么多钞票?

世辉真是焦头烂额,寝食难安。那边童画忙着冲业绩也没空常常见面,舅舅舅妈上次吃饭的时候也没有给世辉什么好脸色,世辉隐约感到童画舅舅一家不欢迎他,心里也不是滋味。然而他不恨童画舅舅舅妈,他们是世俗些,但是在上海这个昂贵的都市里,生存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在这个状况,连自身都难保,怎么能给童画幸福呢?想想自己以前对童画的山盟海誓和欣然承诺,世辉突然觉得自己太不成熟了,他有能力实现这一切吗?

世辉骑着送外卖的电动车,奔驰在深夜的马路上,一路上,他回想起两人吃馄饨时,童画用油油的小嘴亲他时的样子,回想起她找工作被骗,他帮她去说理差点被人打的情景;回想起童画第一天上班那天,他带她逛淮海路,她看婚纱时的眼神;回想起,两人亲密的初夜说过的种种誓言……可是这一切,居然好像很遥远了,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呢?

世辉在夜风中像个游魂一样,心里空落落的,在这个疯狂的城市,有家不能回,有女朋友不能见,有美梦不能如意兑现,谁能理解他肩上的压力和心里的痛?

突然,手机响了,世辉在路边停下来,低头一看,是之前认识的那位黄小姐打来的。

“我要点披萨。”安琪说。世辉问:“黄小姐,你要点哪一种?”安琪说:“海鲜至尊加两份鸡翅,一份蘑菇汤。”世辉说:“好,还是送到PARK9吗?”安琪说:“不,你送到古北黄金城道的瑞典花园。”

世辉赶忙回店里装好披萨,往古北方向驶去。古北黄金城道是条步行街,电动车不能开进去,他把车停在保安岗亭那里,背着外卖包走进瑞典花园,按地址来到A3座按电子门禁,安琪在视频里见到世辉,马上给他开了门。

世辉坐电梯上到802室,按门铃,过了很久,门才开。屋里的安琪穿一件半透明的浅绿色蕾丝睡衣,对世辉说:“依把披萨放到我的餐桌上吧!”世辉见她穿得这么少,站在门口尴尬地说:“我就不进去了,依来拿一下披萨吧!”

他把披萨递给安琪,安琪不接,反而整个身子扑向他,双手紧紧勾住世辉的脖子。世辉赶紧让她开,慌忙之间,一不小心,披萨连盒子掉到了地上。世辉弯下腰去捡,安琪趁势“砰”地一下关上们。

世辉捡起披萨,快步向前,把披萨放在餐桌上,背对安琪说:“185元,依快付钞票。”安琪站在门后,说:“依就讨厌我吗?”世辉说:“黄小姐,请依尊重我,我有女朋友了!”安琪说:“有女朋友又哪能了?”她冲到世辉身后,双手紧紧抱住他,撒娇地说:“我不管!”

世辉说:“我不能背叛我女朋友,我很爱她。对不起!”世辉试图掰开安琪的手,可是她像章鱼一样紧紧缠住世辉,怎么掰都掰不开,太使劲的话,世辉又怕弄伤她,毕竟她是个女孩子。

世辉说:“依松开手,我如果真使劲,会弄伤依。”安琪说:“我不怕。依不要做这个工作了,来我妈妈的公司做会计吧,我一个月拨依开2万块的工资。”世辉正缺钱,听她这么说,心里居然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清醒了,一个转身,挣脱了安琪,向大门快步走去。

安琪在后面着急地问:“依啥意思!钞票不要了?”世辉摔上房门,门外传来一声怒吼:“勿要了!”门被重重地带上。

世辉冲进电梯,慌乱地离开小区,走到停电动车的地方,锁静一会儿。他第一次遇到这么主动的女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扑上来。但他知道,他不能背叛童画,不能对不起她。可是妈妈的放疗化疗急需钱,父亲的赌债也正被逼得紧,黄小姐说她妈妈公司的会计可以开2万元一个月的工资,他要不要去做这份工作?

他需要钱,如果真像她说的,他只要卖力做,妈妈的医疗费就能解决了,以后还能还上父亲的赌债,一家人的生活都有着落了。想起妈妈,她还躺在医院里等钱治疗。现在公司里他做会计的工资只有两千五百块,兼职做代理会计一个月钱也不多,晚上做披萨外送也只能赚个几千元,减去每个月吃饭、交通、通讯费等开销,根本剩不了几个钱。世辉考虑来考虑去,找不出能说服自己的答案。

1. 芭蕾舞馆

一般每年的十一月初,夏时制刚刚结束没多久,许多小孩子万圣节的糖果还没有吃完呢,昼短夜长的冬季就悄悄降临了。感恩节一过,商家铺天盖地的促销广告,电台音乐一刻不停的节日音乐,尤其是那支倒计时时的圣诞歌《12天的圣诞节》,都在急切地提醒你圣诞节马上就要到眼前了。

星期五的晚上,七点不到,天早就黑透了,像个墨黑墨黑的锅盖倒扣着冷清清的街市。街上静悄悄的,偶有零星车辆驶过,车轮匆匆碾过路面的声音越发显得冬夜的寂寥。唯一和这冬夜不相称的是街角的一家芭蕾舞馆。舞馆两层楼的楼房地火通明,透过大落地窗依稀可见人头攒动、热火朝天。

说起这家芭蕾舞馆,其规模虽然比不上纽约旧金山的大排场大阵仗,可是在本市也是赫赫有名的。艺术总监、副艺术总监、舞蹈老师们,个个都是专业出身的舞蹈明星,履历表一一打开可真叫群星荟萃星光灿烂。有从著名的纽约芭蕾舞团退休后来执教的,也有正在大舞团担当台柱周末来此舞馆兼职的,他们分别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希腊、俄罗斯、中国、日本、泰国、古巴、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俨然一个其乐融融的联合国大家庭。

和绝大多数的芭蕾舞馆不同,这家建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非盈利性组织除了开设评级严格的儿童部和少年部芭蕾舞课程外,三十多年来面向大众,一贯提倡“人人都是舞者”的舞馆宗旨,一周七天,每天从早到晚面向各个年龄层、各个舞蹈程度的成人开课,每个时段至少开两个不同程度的课,同时满足初学者、中级舞者和资深舞者练习。

推开舞馆的双开门往右转是一个小小的前厅。角落的小方桌上神气地站着几个大小不一的胡桃夹子玩偶,一个插满百合的花瓶边上随意堆放着芭蕾舞图画书《哥佩利亚》和《睡美人》。小方桌靠着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双破旧的足尖鞋,倾诉着主人舞蹈生涯的甘苦。临窗摆放了一长溜沙发以供舞者小憩。

不要小窥这个前厅的方寸之地,一到周末它总是人山人海热闹得像菜市场,一早就挤

满了着连体衣和蓬蓬裙、兴高采烈来上芭蕾舞课的小朋友,还有被一双双小手拖进来的睡眼惺忪的父母们。待得孩子们进入各个舞室开始上课了,家长们要么陷在长沙发里聊天啦闭目养神啦,要么低头玩手机打发时间。这样的喧闹要到下午五六点才渐渐退去,到了冬夜的这一刻,舞馆已经进入当天最后一堂成人芭蕾舞课了。

苏珊的选择

甜莲子



十八岁的小姑娘去美国

此时的前厅安静整洁,井然有序,空无一人,只有悦耳的音乐从离前厅最近的一间舞厅传来。说前厅空无一人并不完全正确,L形柜台后面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华女,纤细十指正在电脑键盘上飞舞。她名叫苏珊,是舞馆的经理。苏珊白皙的皮肤,丹凤眼,眼线紧贴眼睑描得黑黑细细的,在眼角处微微上扬,正好与褐色眉笔稍稍拉长的眉毛呼应。她怎么瞧人,眼底眉梢都是风情万种。一头细密柔顺的黑发松松在脑后打了个结,插了一支铅笔固定,可还是有不听话的小头发从一侧落下,弯弯曲曲环绕了苏珊半张脸,倍显活泼娇媚。

十年前,苏珊拾起了多年不练的童子功,开始在这家舞馆上芭蕾舞课。不久,她看到舞馆始台前晚间需要有人帮忙,就马上抓住机会申请,做起了兼职。尽管一开始做的只是最简单的客服管理、数据输入、表格文件的起草和落实,苏珊细致的工作成绩和成熟周到的为人处事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渐渐的,美丽能干苏珊引起了艺术总监的注意和欣赏。三年前,适逢前任舞馆经理辞职回欧洲,舞馆面试了几位候选人却迟迟没有合适的人选,苏珊当即毛遂自荐任代理经理一职。

当年艺术总监还是相当担心和顾虑的:这么个弱不禁风纤弱柔顺的东方女子可以管理好这么大的舞馆的方方面面吗?事实证明,苏珊看似单薄的身躯却隐藏着无穷的韧性和闯劲,短短三年,苏珊除了在州立大学里补修商业财务管理的课,其余时间全都钻在舞馆里。她学写申请书,做广告招贴海报,和电台报纸各媒体互动,安排彩排,演出前组织家长搬道具布景和服装,演出后做演出照片集锦册,还有新员工的培训……